

## 最後的自梳女 二之二：凋零

最後的自梳女正在迅速凋零，她們聚居的老宅「姑婆屋」或被改造成面目全非，或早已拆除得不見蹤跡。上一個世紀的姑婆屋，在現代化的風雨飄零中自生自滅。留不住姑婆，留得住姑婆屋嗎？或許，不久後世上再無姑婆，難道姑婆屋要像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一樣，後人只能在被拆除的瓦礫中尋找蹤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熊君慧



■順德冰玉堂是唯一一處得到保護的姑婆屋。

# 留不住自梳女 姑婆屋十室九空

## 故居早凋零 瓦礫中尋蹤跡

### 自梳女被誤讀的一群

順德作家協會主席吳國霖撰寫的長篇小說《絲都尋夢》，是對順德繅絲業和自梳女群體描寫最為生動的文學作品之一。談起自梳女的印象，吳國霖感慨，自梳女好似蠶一樣善良和勤勞，在惡劣的環境中能屈能伸，既能「作繭自縛」無私奉獻，又能「破繭而出」自我超越，有一種拚搏與創新的精神。

他分析說，外界賦予自梳女非常多的內涵，比如說她們是爭取自由解放的代表；她們最早脫離舊社會桎梏，

嚮往自由生活。「在清末民初時順德繅絲業發達，不少工人就是女性。正因為女性有了賺錢能力，才可能出現自梳女。」他補充，「還有一種說法，最早的自梳女來自有錢人家。」

自梳女的性取向問題，也是學界研究的焦點之一。吳國霖反對有些影視作品將自梳女與「女同性戀」混為一談。但他也承認，自梳女中部分是女同性戀，「自梳女」這一身份也令部分女同性戀更有條件互相照顧。

卡一擦。快門遲緩地落下，屋內太暗，相機的曝光時間不得不延長。佛山西樵山山腳下，空蕩黝黑的益善堂大屋，除了遲滯的快門聲和我們緩慢移動的腳步，似乎可以感受到數十位生死於斯的姑婆亡靈。這裡是姑婆屋，姑婆的專屬地帶。

#### 集資建人生最後居所

在順德，在南海，在東莞，在肇慶，在番禺，在中山……珠三角上述城市是自梳女最集中的地方，也都有或曾經有自梳女率眾而居的房子——姑婆屋。舊時習俗，女子出嫁後絕不能老死在娘家，姑太當然也不例外，所以姑婆屋是她們避風避雨之地，更是臨終之所。

對男人而言，蓋房也是一樁人生重擔；對女子，尤其不易。偶爾有好心人捐建，比如位於肇慶塔腳路一巷47號的觀音堂，就是富家太太獻給老幼自梳女作為棲身之所的建築。不過，絕大多數姑婆屋是眾多姐妹集資所

建，所以也常常被喚作「十姐妹屋」。後來者需提前買位，等待有人老死後的空房，買位費則成為房屋維修基金。自梳風氣鼎盛時，姑婆屋甚至供不應求，益善堂累計入住100多人，但百餘年間買位的人高達300多，遠至香港、澳門、新加坡。

#### 觀音堂成精神家園

1950年，新加坡的400多位自梳女籌集8萬港元，在順德沙頭村修建冰玉堂。因坐落於鶴嶺山麓，原名稱之為「鶴嶺靜安舍」。冰玉堂籌建時成立基金會，會員每年交12坡元會費用於房屋修繕，基金由3個產權委託人管理。東莞僅常平鎮就有5棟姑婆屋，參與捐款建屋的姐妹不下500位。肇慶城區解放前有十幾個自梳女聚居的齋堂，現存僅三個，除觀音堂外，米倉巷的養善堂、永遠堂都是集資房。

如今的姑婆屋，日漸寥落，真正居住在姑婆屋的人幾乎沒有了。變化始於上世紀90年代，社會風氣變得寬容，自梳女不再被社會和娘家孤



■東莞常平一處古老的姑婆屋已被修繕成時尚女裝店。

立。於是，她們都回到家人身邊，冰玉堂這樣的場所也就無人居住了。不過，只要身體狀態允許，住在附近的姑太們每天都會去姑婆屋聊天、打牌，原本養老的房子也就變成了會館。每年七夕、八月十五和春節等特別的日子，冰玉堂的姑太還聚集一起拜祭死去的姐妹，並展覽自己的手工藝品供人欣賞。每個姑婆屋都供奉着觀音，還有祖先和已故姑太的靈位。這裡，始終是她們的精神家園。

## 利益所在 觀音堂難逃摧毀

摧毀，是比改造更可怕的命運。儘管在姑婆屋中擁有最古老的顯赫地位，肇慶觀音堂依然難逃「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命運。

#### 觀音堂建於晚清 楊霽題字

觀音堂鑲嵌着漢白玉匾額，地位之尊貴不言而喻，題字的人更是身份顯赫，鑲金大字出自道光九年進士楊霽之手。楊霽是遼寧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肇慶知府，題字時間為「道光戊申」（1848年）。也就是說，觀音堂始建時間最晚在1840-1848年之間。而自梳之風氣起於19世紀初，因

此，它很可能是珠三角自梳女歷史的最早見證者。這裡一度容納了120多名自梳女。

#### 文物部輸了 開發商贏了

不幸的是，它阻擋了高檔樓盤東景華府的開發之路。幾十米之外，寬闊的西江浩浩蕩蕩東流而去，明朝萬曆年間修建的崇禧塔矗立一旁，堪稱風景無邊。美景如斯，點石成金，開發商無法割捨。十幾層高的樓盤列隊逼近矮小的觀音堂，工地上的藍色鐵皮圍牆，利刃般剖開觀音堂，400平方米的后院，頓成廢墟，殘垣斷壁，青

磚四落。

對觀音堂的去留，當地文史部門曾力主保護。早在2005年9月1日，肇慶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專門組織九位專家對觀音堂進行實地考察，形成一份專題報告上呈給肇慶市政府。報告認為，自梳女文化將隨着自梳女的去世而消亡，觀音堂作為重要史證，應作為珍貴的文化文物遺產加以保護。

保護要求最終未獲支持。按規定，一旦申報成功，觀音堂5米範圍內不能有其他建築，這勢必影響開發商利益。今年1月19日，文物科科長潘慶



■「觀音堂」是道光年間肇慶知府楊霽所題，但必須為身後樓盤讓路。

蘇表示，政府方面組織的專家組認為，肇慶市姑婆屋保留一兩處即可，自梳女文化也非肇慶特有，所以觀音堂可以不保留。「我們也不好說什麼，專家組說了算。」

去還是留，不同的專家組，得出不同的結論。結局是，文物部門輸了，開發商贏了。

### 冰玉堂碩果僅存得保護

冰玉堂是目前姑婆屋中唯一一處得到保護的幸運兒，2008年被列為第五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它的產權也被姑太們委託給當地的沙頭村委會，2000年12月，自梳女們集體立下遺囑，「如果有一天，自梳女們都沒了，冰玉堂無人管理，那麼它的產權就交給沙頭村福利委員會。」2002年，姑太們提前將冰玉堂的鑰匙交出，允許遊客參觀。

#### 強勢文化吞噬本土文化

如今的冰玉堂十分整潔別致，花木扶疏，人和室雅。沙頭村委員黃先生介紹，2009年斥資120萬元人民幣對冰玉堂做了全面修整。

另外，順德區還計劃投資300萬元，建設珠三角唯一的自梳女風情展示館。不過，更

多的姑婆屋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東莞橫瀝鎮新埠正街是一條風韻猶存的老街，典型的老式嶺南騎樓矗立兩邊，翠綠的盆景或紅艷麗的三角梅，不時從柱邊或樓頭閃出。92號騎樓就隱藏於此，它也是姑婆屋之一。92號騎樓建於1957年，頂部的裝飾上刻有年號，年號下是一個碩大的五角星，無聲地折射出那個時代的政治標識。

對姑婆屋缺乏整體保護的尷尬現狀，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李寧利博士接受採訪時表示，主要是自梳不是主流觀念認可的社會風尚，如果要發掘保護意義就應當換一種方式。也有學者表示，人類文化保護的初衷就是要保護文化的差異性，避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強勢文化吞噬本土弱勢文化。

## 特色益善堂風雨中飄零

在姑婆屋中，如果說觀音堂最古老，冰玉堂最有名，那麼，益善堂應該最有韻味。姑婆屋大多為騎樓風格；冰玉堂的拱券結構散發着濃濃的東南亞氣息；益善堂則是典型的深宅大院。益善堂雖然編號為大眾街13-15號，但一點也不大眾，而是遠離喧囂，背靠西樵山，深藏繁華街道之後，鬧中取靜。它規模宏大，高牆深院，小窗難窺，令人想起自梳女自甘封鎖一生和拒絕外人窺探的良苦用心。

#### 高牆深院難敵竊偷

去年10月24日下午，當我們造訪這裡時，敲門久無應答，輕推即開。整個齋堂兩層樓，共500多平方米，大房間被隔離成很多小房間。如今，隔板、床板、架子、櫃子、凳子都已塌陷，零亂地依靠在一起。

參觀中途，最後一位自梳女關潤芬回來。關四十多歲，原本在一家工廠上班，十多年前頭部受傷留下後遺症，影響擇偶。隨後，她萌發了終身不嫁的念頭，追隨姑太做了自梳女。四年前，一位104歲的



■關潤芬表示，小偷已將此前的古舊花瓶等珍貴物品偷光。

姑太在益善堂去世之後，其他姑太風吹雲散，從此，益善堂再無姑太居住，只有她一個人偶爾回來上香和打掃衛生。

益善堂長期無人維護，風雨正在撕扯着窗戶和侵蝕牆體。13號大門口正面牆體上，至少三扇窗戶脫落或搖搖欲墜，側面和背面更多。右側牆體上，一尺多寬的黑色雨水痕跡從屋頂直通地面。而且，鄰居告訴我們，益善堂多次失竊，連箱子內的自梳女花名冊和捐獻賬目都一起抱走了。關潤芬也證實，小偷主要是偷竊古舊花瓶，「很漂亮的」。

## 後繼無人 命運存疑倍淒涼

謝幕的時間到了。自梳女群體在迅速凋零，數以萬計的自梳女長眠於黃泉下，倖存者屈指可數。在尋訪自梳女的過程中，記者接觸最年輕的一位自梳女關潤芬也已經四十多歲，如今獨守一棟姑婆屋，體味人去樓空的淒涼。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番禺高峰期就有7,000多位自梳女，如今屈指可數；東莞目前也只有40多人，人數最集中的是常平鎮，約有10餘個，最少的鎮街則只有1-2人。近年隨着老人的陸續去世，城區已基本沒有「自梳女」歸僑。

然而，舞台猶在，後繼無人的姑婆屋誰來保護，成為一道難題。

#### 「十姐妹屋」權屬複雜

姑婆屋都是集資所建，權屬極其複雜。東莞常平的姑太周月笑回憶，常平最早的「十姐妹屋」建於上個世紀20年代左右，後來加入的自梳女又不斷加錢進行維修擴建等，因此，一間屋通常是幾十個甚至是幾百個自梳女共同擁有。她也投了500元入股「十姐妹屋」，這相當於她當年一年的工資。

城市開發帶旺了姑婆屋，有些自梳女親屬開始打起主意，甚至表示願意出資購買。姑太們決定，集體所有的房子個人不能變賣，等所有姑太去世後將產權貢獻給政府。周月笑表示，隨着城市的發展，所在地段可能會被拆遷，所以也不強求政府一定要保留姑婆屋。不過，她也表達了自己的矛盾心情，如果房子被保存下來，後代就會知曉這段故事。

#### 時光飛逝 面目全非

移交後，房子的命運確實不再由姑太們所掌控。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東門街6號變得面目全非。三年前，記者曾在這裡給倖存的老人拍過照。黑屋宇老長老長，有方寸陽光鑽過狹窄的天井窺視老屋的秘密，黑暗中，老人佝僂着腰拄着柺杖做飯。然而，憑記憶幾番兜兜轉轉，如今記者就是找不到印象中的老屋。最後，一位老太太抬手指着斜對面的店家說，就是粉紅色那家。

原來，東門街6號的姐妹屋改頭換面，已經成了一家時裝店。